

孤女一劍

卧龍生 著

八台書



内 容 提 要

怪小子石头，父母早逝，依靠放牧为生，习性贪玩，告别放牧生涯，浪迹于坎坷不平的江湖之道。误投茅山教异人言九鼎，学武功、通邪术，走火入魔，魂魄颠倒，人鬼难分。

报国寺主持德山禅师又收他为徒，精心传艺，数年苦练，终于武功超群。与黑道帮江中号、楚霸天、云水道长展开了腥风血雨的激战。武打格斗场面怪异生动，江湖侠女情意绵绵，武林豪侠恩恩怨怨，全文环扣紧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集邪、怪、情、艳于一炉，令人拍案惊奇。

目 录

第 一 章	系红绫钱大户择婿·····	(1)
第 二 章	九岳山言九鼎收徒·····	(43)
第 三 章	传谕旨众方丈进京·····	(85)
第 四 章	入天井石头染赌术·····	(127)
第 五 章	另择师激怒言九鼎·····	(167)
第 六 章	江中号凌辱田起凤·····	(209)
第 七 章	危急中石头救美人·····	(246)
第 八 章	楚寨主偷袭报国寺·····	(287)
第 九 章	少林寺外飞龙出现·····	(303)
第 十 章	改密教众僧主比武·····	(370)
第十一章	小和尚智戏贾师爷·····	(407)
第十二章	为黎民石头停天雨·····	(413)
第十三章	小顽童嬉戏摆阵法·····	(454)
第十四章	夫人被害石头除奸·····	(495)
第十五章	保定府裸女弄风骚·····	(534)
第十六章	北京城石头受皇恩·····	(574)

第一章 系红绫钱大户择婿

“救命啊！救命啊！”

是谁呀？

天刚亮，日头初露，就有人拉高嗓门，竭其全力嘶吼着。

“张大爷、赵二婶、李三叔、孙四嫂，你们快出来，我……我已经受不了了……”

没多久，左邻右舍，全被这叫声给唤了出来。

大伙揉揉睡眼，仔细一看，心中不由同时喊道：“啊哈！那不是‘石头’吗？”

可不是！

可不是真的“石头”。

而是个身长三尺，四肢结实，一脸顽皮，年约八、九岁的孩子，他被人叫石头，大概是脑袋瓜比较硬吧！

这小子全身光溜溜的……

不！

腰下还穿着一件红短裤——那时没有子弹型的，只有国造的BVD，给倒吊在铁大户门口的老桑树上。

奇怪！

他为什么会给剥光了，倒吊在那棵高高的树上呢？

这其中必有原故。

“嘻嘻！”李三叔掩着会漏风的缺嘴笑了。

因为，他晓得内情。

原来石头昨天替钱大户去牧羊，到了日落西山，赶羊回栏的时候，三十六头少掉了七只。

钱大户一再追问，这小子始终否认，中途自己跳去玩了。

“来人啊！”语如暴雷。

钱大户气歪了，但他不死心，立刻命令长工，提着灯笼，高举火把，到山上去寻找。

折腾了一夜，终于找到了四头。

不过，这四头并非完整，而是名副其实只有“头”而已。

钱大户获悉，脚底都凉了！

那没找着的羊，分明是给狼吃了嘛！

“石——头！”他拉长声音叫道。

石头噤若寒蝉走出，嗫嚅地说：“舅……舅舅……”

钱大户两眼怒睁，厉声说：“不要叫，我没你这种外甥！”

他虽然这么说，可是无法否认，他们之间的血缘。

半年前，石家坝瘟疫，石头的双亲，先后染疫而死，钱大户见他机灵，就把石头接过来，陪自己的傻儿子去上学。

谁知，石头捅了个大纰漏……

村子里的学堂，是设在一间庙中。

学生有十来个，平日相处，也颇为融洽。

有一天，先生因事外出，学生们便大玩特玩起来。

其中四个年纪较大的学生，走出庙门来，看见四大金刚威风凛凛，站在那儿，一时无聊，就决定联句取乐。

第一个毫不考虑，提笔就写了“四大金刚赛天神。”

“手把钢叉镇山门”——第二人联。

第三个续写“大肚鼓鼓想吃饭”。

“鸡巴起码有一斤。”

第四个比较淘气，居然用这一句结尾。

斯时，石头和另外三个，年纪比较小的学生，跑出庙门来买凉粉吃。

他们好不容易，凑了四个铜板，准备买一碗，四个人分了吃。

但是运气不佳，凉粉刚调好，忽然看见先生回来了。

石头等人丢下凉粉，立刻跑回庙里去。

其实，这些情形，先生早就看在眼里，又碰巧他口渴，遂问卖凉粉的道：“这碗凉粉，他们会过钱没有？”

“付过了！”老板回答。

先生一听，十分高兴。

“他们买了不吃，让我来吃好了。”

说着，一口气把凉粉吃了精光，然后回到讲桌前，拿了一把油纸伞，又匆匆忙忙出去了。

石头等人见状，马上赶到凉粉担，去吃他们所买的那碗凉粉。

“噢！我们的凉粉呢？”

老板笑着回答：“进了你们先生的肚子里了！”

四人听后，真是大失所望，气愤之余，唯有题诗泄愤。

“弟兄四人，掏出四文；

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因为石头等人，年纪小，个子矮，所以他们的诗句，正好写在四个大同学的联句下，连串起来就成了：

“四大金刚赛天神，弟兄四人，

手把钢叉镇山门，掏出四文；

大肚鼓鼓想吃饭，买碗凉粉，

鸡巴起码有一斤，先生独吞。”

数天后，先生无意之间，发现了这些诗句，心中不由大怒，按照笔迹，找出了八个学生，不但重责一顿，并且开除了石头，给全班的同学一个警惕。

题诗的有八人，为何单单开除石头？

原因是最后一句，是石头所写的。先生认为那一句，居心恶毒，所以就拿他来开刀！

石头被踢出校门，舅舅也非常生气，与其让他坐着吃，不如叫石头去放羊。

这几个月来，虽然走失过三只小羊，但都被长工找回来了。

可是，昨天发生的那件事，实在是令钱大户无法忍受，一气之下，干脆就命人把石头吊起来。

石头一反常态，苦着脸恳求道：“各位乡亲父老，帮个忙，说一说情，再这样下去，我会脑充血的……”

发髻皆白，面貌清癯的张大爷，侧脸向钱家的长工说：“阿贵啊！去把你家老爷请出来。”

“是！”长工应声入内。

石头暗自窃喜，心道：“嘿嘿，有救了！”

须臾，钱大户紧绷着脸，像人家欠他几百万似的，走了

出来，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还不把他放下来？”

钱大户皱着眉头说：“可是我的羊……”

“羊已入了狼口，还有什么好说的。”张大爷斩钉截铁的回答。

石头接口道：“有理！顶多下一次，我不去黏汗茄（知了）就是。”

他不说还好，一说钱大户更恼，肥脸涨得通红，大声说：“这小子可是不打自招，大伙在场都听见了，我钱如山并没有冤枉他。”

石头发现说溜了嘴，一把举手掩住口。

“夫子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必改，善莫大焉’。”张大爷摇头晃脑道：“不管怎么讲，他总是你的外甥啊！”

钱大户怒气未消，说：“外甥又怎样？不听话，我照样要他滚！”他这是气话，想吓一吓石头。

岂料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石头竟然抢着道：“只要你放我下来，滚就滚，格老子，没什么了不起的？”

看不出这小子还挺有骨气！

“石头……”

张大爷正想劝说，钱大户已经开口道：“话是你自己说的，阿贵，放下他来，让他马上滚蛋！”

“是的，老爷。”

阿贵闻言，忙去解绳。

张大爷心犹未死说：“如山，对个孩子，郎格这样呢？”

“他有办法，让他去好了！”

钱大户口里这样答，心里却想道：“不要三天，没地方

吃喝，他准跑回来求我。”

这时，石头已被放下，吊了好半天，有点晕头转向，他先立稳身子，才昂首说道：“老舅，你不要以为没地方吃，没地方住，我会再回来求你收容。”

钱大户一怔，刚想的事，他怎么知道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赶我石头出门。”

言讫，在众目睽睽之下，头也不回，大踏步离开了“舟溪”。

舟溪是四川的一个小镇，位于七岳山的西北，地势偏僻，百姓的生活很困苦。

“男儿立志出乡关，
事若不成不复还，
……”

他的脑海，一直想着这首歌。

但是离开此地，到底要做些什么呢？

脑里还是一片空白。

“石头，石头……”

吵杂的喊叫，忽然来自于他的身后。

石头转身一看，后面赶上来一群萝卜头，有男有女，有大有小，都是自己平日的玩伴。

梳着歪辫儿的小宝，首先问道：“石头，你真的要走吗？”

“嗯”石头颌首承认。

其他的孩子一听，纷纷劝道：“不要走嘛！不要走嘛！”

因为他常带着这些孩子，钓青蛙、拿鸟窝、黏知了儿，

所以孩子们舍不得他走。

石头抱以苦笑，学大人的口吻说：“我也是不想走，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那你是走定啰？”隔壁赵二婶的么女珠珠问。

石头应道：“当然。”

珠珠断然说：“我跟你一起走！”

“我也跟你一起走，我也跟你一起走！”四周的孩子，不知世事艰难，竟随着她附合。

“爱说笑！”

珠珠睁大了杏眼，认真的说：“是真的。”

“不行！”石头想了一下，说：“你有爸妈，而且未满法定年龄，我要是带你走，那不成了诱拐未成年少女。”

北平有句俗话：“男长十七，女长十八。”就是当时成年的标准。

“哈哈……”孩子们一知半解的笑了。

珠珠面泛红酡，脸孔一板喝道：“不准笑，不准笑！”

“羞羞羞，女生爱男生！”小宝故意嘲笑她。

珠珠举手望着小宝娇嗔道：“你再说，我就打你！”

小宝忙躲到石头身后，嬉皮笑脸说：“打不到！嘻嘻，打不到！”

“你……”

珠珠上前欲打，石头伸手拦住，劝道：“算了，算了！”

“哼！要不是石头说情，当心我撕烂你的臭嘴。”

小宝不甘示弱，双手往脸旁一放，朝着珠珠做了个鬼脸：“呐——”

“石头，你要真的走了，以后谁讲故事给我们听？”含着棒棒糖的福仔突然发问。

石头回答：“那我就在走前，说一个留给你们做纪念吧！”

“好好！”

“说个什么呢？”

福仔道：“说个好笑的吧！”

石头沉吟了一会儿，开口说：

“从前万县有个呆子，他的名字叫做‘黄天才’。

这一天，他的内弟要结婚，黄天才要去喝喜酒，他的妻子怕他不识字，又不懂人情世故，到那儿惹人笑话。

便预先跟他说：‘你到了我父亲家，千万别象上回那么笨。’

黄天才点点头。

他的妻子继续说：‘我父亲家的对门，是一家米店，牌子上写的是‘现钱交易’。

门前的墙壁上，有四个大字，就是‘福星拱照’。

大门上贴的一副红纸对联是‘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门外墙角上写的是‘不准小便’。

这些你要一一记在心里，到了那里如果能说出来，他们再也不敢轻视你了。”

黄天才听了他妻子的话，牢记在心里，并且不断地温习

着，然后就换衣服到丈人家去了。

到了丈人家，只见厅上已张灯结彩，贺客盈门，情形十分热闹。

黄天才就在客人面前，指着对面木牌说：‘现钱交易这四个字，写得真不错！’

接着又说：‘福星拱照，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笔法苍劲有力，写得更好！’

他的丈人和贺客听后，暗暗惊讶，心里都这样想着：‘从前他是很笨的，现在怎么忽然开窍了？’

丈人为了试他，因此指着门外墙角上的字，问：‘那几个字，你认识吗？’

黄天才立刻回答：“那是不准小便，谁不认识啊？”

不多一会儿，新娘穿着绣花缎袄，系着一条红裙，裙的中央，绣着一个‘双喜’，出来和客人们见礼。

他的丈人指着裙上的字，又问：‘这是什么字，你晓得吗？’

黄天才想了一下，才回答：‘现钱交易。’

四周的贺客闻言，不禁哈哈大笑。

丈人气得说：‘不是！’

‘不是？’黄天才一楞。

客人们七嘴八舌，逗起他来：“天才，再想想，是什么字？”

黄天才不服气说：‘那是福星拱照。’

丈人更气说：‘也不是！’

黄天才又道：‘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不是，不是！’丈人气得直摇头。

贺客们笑得东倒西歪，肚皮都快破了。

黄天才楞了半晌，忽然大声嚷道：“我晓得了，我晓得了！”

客人催说：“晓得就讲出来吧！”

这时，丈人的脸，气得像是猪血糕一样。

黄天才却说了——

石头讲到这晨，忽然停住，卖起关子来了。

福仔忙问：“他说了什么，你快告诉我们呀！”

“是呀，是呀！”其他孩子嚷道。

石头这才慢吞吞的道：“他说了，一定是‘不准小便’，羞得那新娘子满脸通红。”

“哈哈——”孩子们听得哄然大笑。

福仔嘲笑说：“他好笨喔！还不是普通笨，是极笨！”

看到大家开心的样子，石头心里总算舒服了点。

“故事说完，我也该走了！”

他缓缓转身。

“石头……”

孩子们不约而同，启齿叫了一声。

石头回眸，望着昔日的玩伴，以前淘气的情景，近得就象昨天一样。

他们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也许就是“一切都在不言中”吧！

石头一笑，笑中充满辛酸、苦涩。

他正欲走——

“石头，等等我，等等我……”

孩子们循声望去，是钱大户的傻儿子，顿顿抱着一包东西，拚命似的跑了过来！

“表哥，什么事？”

顿顿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我……”

石头忙道：“你先别急，等一会儿再说。”

顿顿点点头，喘了口气才说：“我听到你要走，跑的给你送衣服来。”

石头这才发现，自己只穿着一条内裤，刚刚跟珠珠说了半天话，真是羞到外婆家去了！

他一把由顿顿手中抢过衣物，以最快的速度，穿上粗布背心，和那条褪色的灯笼裤，再系上宽宽的腰带。

嗯，比方才称头多了！

顿顿内疚低声说：“石头，对……对不起！”

他突然说出这话，孩子们感到很纳闷。

石头却心知肚明，笑着道：“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吗？

才怪！

下一步，石头自己都不晓得往哪里走！

顿顿伸手拉住他，说：“跟我回家告诉爹，是我要你去黏汗茄的，他就不会赶你走了。”

都快十三岁了，还要汗茄，难怪大伙都笑他傻。

石头心慰道：“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石头坚持离开舟溪镇。

人海茫茫，上那儿去呢？

听说城里好好玩，先到那里再说吧！

火热的太阳，盖在小路上。

灰土沉沉的，仿佛睡死了。

野地寂静，偶而可以听到小鸟鸣叫。

天上的云很少，有几块走得象飞，宛如被火烧到屁股似的。

“呼——”

走了十来里路，石头的两腿发酸，却还没看到城门，便找了一棵树下歇脚。

“不晓得还有多远？”

他望着远处，自己问自己。

“趑趄趑……”

清脆的蹄声，由远而近。

石头眼看着汉子，骑着一匹驴，打自己面前经过，心中好生羡慕，当下灵机一动，呻吟道：“哎——哟！哎——哟！”

那汉子闻声，勒住缰绳，跃身下了驴，望着他问：“娃娃，你怎么了？”

石头抱着肚子，佯装痛苦的说：“我……我的肚子，忽……忽然……痛起来，哎……哟”

“该不是得了绞肠痧（盲肠炎）”汉子急问：“你家住在那

儿？”

石头应道：“城……城里……”

汉子说：“刚好我要进城，驴子就让你骑吧！”

这句话，正合了石头的心意。

“谢谢！”

他就这样上了驴，少走二十七里路，轻轻松松的进了城。

巨大砖头砌的城墙里，有各种的店铺；象是食堂、肉铺、糕饼店等，应有尽有，看花了石头一双眼。

“哇，真不是盖的！”他心说。

来到一家杂货店前，汉子道：“我先去办点货，出来就送你回家。”

“噢！”石头应声。

谁知汉子订完货出来，却发现石头不见了，他这才知道自己受了骗。

“格老子的，没想到我会被个娃儿蒙了！”

他气的像条猪！

而石头却是叫化子唱山歌——穷开心。

东溜溜，西逛逛，“万县”城里，还真好玩！

午时早过，石头玩得饥辘辘，伸手一摸口袋，里面只有四角（空空）。

“伤脑筋也！”石头举手搔搔后脑。

要偷嘛，没本事！

要抢咧，又没胆！

大肠顾小肠（饥饿），怎么办呢？

他忽然想起赌鬼霍九，常说的一句话：“小赌可以致富，大赌可以兴家。”到那里去，或许可以弄个块儿、八毛的。

石头虽然这么想，什么叫“赌”？他却是十窍开了九窍——一窍不通。

“管他娘的，船到桥头自然直！”

可是，逛了老久，就是没看见赌场。

“嗨，大叔！”石头拉了一个路人问：“那个地方可以赌？”

这个“赌”字，他说得特别小声。

因为，官方禁得严。

那人由上到下，打量他一遍，心说：“这么小，就不学好！”

石头知道那人在想什么但是脸上依然笑眯眯的。

“哪！”

那人侧身举手一指。

石头就按照他的指向，朝着路尾的巷子走去。

天还没有黑，巷内却很阴暗。

石头好不容易，找到赌场的门，一头就钻进去，可是并不顺利，他又被弹了出来。

“咦？”

石头摸摸前额，抬头一看，门口站着一个身高六尺，膀大脸圆，两眼如火，像是门神的彪形大汉。

“干啥？”大汉声音，响似闷雷。

看样子，他是赌场抱台子的（保镖）。

“我……”石头满脸堆笑，手按荷包说：“我老爸叫我送银票来。”

一听到“银票”，大汉如见了财神，也不管他有没有说